

良友交學叢書之卅一

煙雲集

茅盾創作



煙 雲 集

茅盾創作

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7

No. 489

目次

1	集	雲	煙
煙雲·····			一
擬『浪花』·····			八〇
搬的喜劇·····			九五
大鼻子的故事·····			一一五
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」·····			一五八
水藻行·····			一八一
手的故事·····			二一七

煙雲

一

凡是公務員，都盼望星期六早早來到。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。

天氣太好。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，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「下班」鈴響的公務員們，陶祖泰也在內。溫和的天氣，笑開了的夾竹桃，都是大公無私的，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，而且這點頭是嘲笑的意味。

離開「下班」鐘點大約廿多分，科長先走了，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：收拾公文，開了又關了抽屜，穿大褂，找帽子，摸出錢來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打電話約朋友，低聲（夾着短促的笑音）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，——個個人都爲「週末」而興奮，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，爲了「週末」而煩惱。

他最後一個踱出了辦公廳，心裏橫着兩個念頭：怕回家去，然而又不放心家裏。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，他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。

除了星期六，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「家庭幸福」的；夫人年青，相貌着實過得去，性情也是好的，孩子只有一個，五六歲，不淘氣。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，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「賠嫁」，逢

到意外開支，她從不吝嗇。因此，除了星期六，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，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好，守候「下班」鈴響，第一個跑出辦公廳，一直趕回家去。到家以後呢，「左顧孺人，右弄稚子，」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，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來不來干涉他。

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，像黃綠夾雜布上的兩條銀線。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。他還沒覺得。眼怔怔望着那鐵軌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。他用脚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，搖了搖頭。他的中學校的同學，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；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尙而又勇敢的行為；高尙，因為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（尤其是親愛者）的幸福時，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；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，自然是勇敢的。陶祖泰也抱有這信念。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。第一次在結婚

以前，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，因為並非爲了什麼「積極的理想」，只是感到生活無味。結婚以後他又有第二次的「企圖」，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，他忽然感激了朋友。他說，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，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，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，他想要「逃避」他的責任。

是這第二次「自我批評」以後，他努力找職業，而且努力學習「和光同塵」的處世哲學。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局辦事，在他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。

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，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；他輕輕地搖着頭，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。他愈走愈快了，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，一直回家去。現在

是「不放心家裏」的意念壓倒了「怕回家去，」——應當說，「責任」的觀念壓倒了「逃避」的意識。

一一

因為走得太急了，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，開不來口。孩子跳到他身邊，抱了他的大腿，喚着「爸爸」，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，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。半晌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：

「媽媽呢？」

孩子還沒回答，陶祖泰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鈎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，他頽然嘆一口氣，拉着孩子的手，想要坐下，却又不坐，僵着腰，輕聲的，似乎不願意出口，問道：

「那個——朱……先生，教書的朱先生，來過麼？」

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，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；爸爸的臉色太難看，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，他害怕，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。

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，放和順了口音說：

「哎，孩子！」

「爸爸。媽媽，隔壁黃伯伯家裏，打牌；」孩子露出臉來，又看着他父親了。「媽媽說，買一個洋泡泡，給寶寶，等爸爸回來，同去買。」

陶祖泰勉強笑了笑，一聲不響，抱起孩子來，就走出去了。

他抱着孩子，就到隔壁黃家。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，就聽得「男和女雜」的笑聲夾着牌響。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，他忽然想道：「隨她去罷，——隨他們去罷；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。」可是他依然朝前走，不知

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，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。

狹長的舊式邊廂。開亮了電燈，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。陶祖泰剛挨身進去，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，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。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，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；她似乎要避開檯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，把臉一別，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。她立即招呼道：

「陶先生，你來打幾圈罷。陶太太手氣不好。」

「哈哈，陶先生固然趕來了！哈哈！」是姓朱的聲音。陶祖泰覺得刺耳。

「我們剛打完了四圈，祖泰，你來換我罷！」

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；你是贏家！」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，他那胖臉上的
一對貓頭鷹眼睛向陶夫人使個眼風。陶夫人有沒有「反應」，却因她是背
向着廂房門的，陶祖泰看不到。他放下了孩子，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，一
面苦笑着回答。

「我不來，不來；詒年兄不要客氣。」

「老朱，」黃詒年微笑說，「那麼，你是輸家，你歇這麼四圈罷？」
「不行，不行；我要翻本！陶太太，你說對不對：不許換人，我們都
要翻本！」

陶太太笑了笑，不作聲。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，又隨便看了兒子一
眼，數着輸剩的籌碼。兒子跑過來，靠在她身上，她也不去理他。

扳過了座位。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。

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，早已忘記洋泡泡了。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，名為「觀場」，其實是在「研究」朱先生的眼風。

三

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，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。黃詒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，還說「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。」背着陶祖泰的面，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，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。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：「陶太太，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，豈有此理！封建思想！」

什麼是「人格」，什麼是「封建思想」，陶太太不很懂。她讀過三年小學，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，自從和陶先生結婚，她也曾依了陶先生

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，但是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，（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，）那年看起，到現在還沒看完；到漢口，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，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。

然而她愛打牌。坐進了牌局，即使有陌生男人，也就忘記了臉紅。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，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；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，却好像不是年青，不是女人，黃先生不在家時，任何男客她都招待，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。

這一些，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在眼裏，而且懂的。所以當黃太太代抱不平時，什麼「人格」，什麼「封建思想」，陶太太雖然不很懂，可是也曾心裏這樣想過：「真好笑！可不是，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，——惡形惡狀。」

她不會向丈夫「提抗議，」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，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裏打牌不可。

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！現在，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。現在，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拏陶祖泰那種苦惱的「操心」當笑話講了，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。

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，然而她也慣了，不覺得討厭，也從沒憤然叫屈，只「隨他去罷！」

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「不妥。」自然，打牌的時候，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「要張」來就放了「銃。」但原是小玩玩，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，要什麼緊？因此，有時背着朱先生，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

生似乎有點「那個」時，陶太太便認爲是朱先生打牌時放了她的緣故。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。

現在，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，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。陶祖泰的「苦惱的操心，」她壓根兒忘記了。

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，這也不是第一次。以前，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太的大腿時，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，但隨即她省悟過來，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，她又坦然了，她歡迎這腿碰腿。她等「張」等得心焦時，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。

這樣的「小玩意，」太做慣了，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「不道德」的，

——對於陶泰祖或是黃詒年夫婦。

打牌，或者一半要靠「手氣」。下家的「要張」，上家偏偏沒有，那

也是無可救藥的事。一圈牌看完了，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。她有點焦灼了。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。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。好好一付牌，亂拆一通。憑這樣，陶太太也只「吃進」了兩張。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瞅了幾眼，手摸着下巴微笑。黃太太更忍不住，故意高聲叫道：

「啊啲！朱先生的手真鬆。陶太太吃飽了！」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朱先生得意地笑着，隨手又是一張「萬」子。

陶太太又是一吃。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。

「嗨！」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，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，生氣似的說，「哼，牌有這樣打法？」

陶太太臉紅了一下。

黃詒年還是冷幽幽地微笑，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，似乎說「你看見

麼？」

「哈哈，」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。「消遣消遣，輸贏不大，隨便打打算了。——回頭到海國春吃飯，我請客！」

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裏，聽在耳裏，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，也心裏雪亮了；然而他有什麼辦法？除了坐在一邊「受刑罰？」他受不住，然而他又不願走。他但願世界上沒有所謂「星期六」，——即使有星期六，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「逛」。

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。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，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。

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「皮球」。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，然而也看見一隻套著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